

K 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
一百八

端靖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夫中大夫提學西京嵩崇福宮上柱國溫州開國公

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致仕贈伯賜紫金魚袋

臣

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二十四

起旃蒙大荒落二月盡
強圉協洽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中

神龍元年二月辛亥帝帥百官詣上陽宮問太后起

居帥讀日率考異曰實錄唐歷皆云乙亥誤也當是辛亥

自是每十日一往

甲寅復國號曰唐

天授元年武后更國號曰周今復舊

郊廟社稷陵寢

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

志翻復以
幟昌

神都爲東都

光宅元年改東都曰神

北都爲并州

天授

元年以并州爲都復扶又翻又如字

北都并卑經翻

老君爲玄元皇帝

高宗乾封元年上老子尊號曰玄元

皇帝武后革

命改曰老君

乙卯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韋承慶貶

高要尉

高要縣帶端州至京師五十里東都五

千一百五十里

正諫大夫

同平章事房融除名流

高州至京師五百里

舊志高州京師南六千二百六十里至東都

司禮卿崔神慶流欽州

五千五百二十里

舊志欽州至京師

五千二

五百里

里

楊再思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西京留

守

尚辰羊翻

太后之遷上陽宮也

見上卷是年正月

太子少傅

又翻

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獨鳴咽流涕桓彥範張柬

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日
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

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

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爲亳州刺史

此姚元之所以

爲多智也舊志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里至東都八百九十八里

甲子立妃韋氏

爲皇后赦天下追贈后父玄貞爲上洛王母崔氏爲

妃左拾遺賈虛已上疏以爲異姓不王古今通制

時上

掌翻疏所去翻今中興之始萬姓喁喁

密翻

以觀陛下之政

而先王后族况

于翻

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

贈后父太原王

高宗贈

武后父士讓

太原郡王朝直遙翻殷鑒不遠須防

其漸若以恩制已行宜今皇后固讓則益增謙冲之

德矣不聽初韋后生邵王重潤長寧安樂二公主

重直

龍翻
音洛

樂

上之遷房陵也

遷房陵見二百三卷
光宅元年垂拱元年

安樂公

主生於道中上特愛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

艱危情愛甚篤上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

使疏
吏翻

后止之曰禍福無常寧失一死何遽如是上嘗與后

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

復扶又翻
又如字

當惟卿所欲不

相禁制及再爲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

世桓彥範上表以爲易稱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易家卦

六二爻辭王弼注曰六二居內處中履得其位以陰應陽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職乎中饋巽順而已

是以貞吉也朝直

書稱牝雞之辰惟家之索

書牧誓之辭辰

遙翻上時掌翻

作晨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索西各翻

下每臨朝

朝直遙翻

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慢莫半翻

預聞政

事臣竊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

身者也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父也伏願

陛下覽古今之戒以社稷蒼生爲念令皇后專居中

宮治陰教

記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

後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

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治直之翻

勿出外朝干國政

朝直遙翻

先是

胡僧慧範以妖妄遊權貴之門與張易之兄弟善韋
后亦重之及易之誅復稱慧範預其謀以功加銀青

光祿大夫賜爵上庸縣公出入宮掖上數微行幸其

舍彥範復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

元悉薦翻復扶

又翻數所角翻下又數同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上皆不聽

初武后誅

唐宗室有才德者先死惟吳王恪之子鬱林侯千里

褊躁無才

躁則到翻

又數獻符瑞故獨得免上即位立爲

成王拜左金吾大將軍武后所誅唐諸王妃主駙馬

等皆無人葬埋子孫或流竄嶺表或拘囚歷年或逃

匿民間爲人傭保至是制州縣求訪其柩以禮改葬

柩音舊追復官爵召其子孫使之承襲無子孫者爲擇

後置之既而宗室子孫相繼而至皆召見

爲于僞翻見賢遍翻

涕泣舞蹈各以親疎襲爵拜官有差 二張之誅也

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

產祿謂武三思等

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

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

復同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杌上肉耳夫何能爲所誅

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

武強劉幽求

武強縣漢河間之武遂也晉更名

屬武邑郡唐屬冀州朝直遙翻

亦謂

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

圖噬臍無及不從

左傳鄧三甥勸鄧侯殺楚子曰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考異曰御史

臺記曰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

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狄梁公傳曰袁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收梁王武三思

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皆杌上之物豈有

逃乎按舊唐書薛季昶傳敬暉傳唐統紀唐歷狄梁公傳皆云張柬之敬暉不欲誅武三思唯御史臺記以爲東之固爭而彥範不從新唐書彥範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機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按東之時爲宰相首建此謀當是與桓敬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

儀之女孫也儀死

上官儀死見二百一
卷高宗麟德元年

沒入掖庭辯

慧善屬文

屬之欲翻

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

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

之拜爲婕妤

婕妤音接予

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易之考異曰舊傳云誅

后之助潛入宮中內行相事反易國政居數日五上
王皆失柄受制於三思矣事似傷速今微加刪改上

使韋后與三思雙陸

雙陸者投瓊以行十二棋各行六某故謂之雙陸

而自

居旁爲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爲于僞翻復扶又如字數所角

翻下上數同 東之等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今

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

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聽

東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爲英王

時稱勇烈苦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

天子之威耳

張知亮翻

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柰何

復扶

翻又

上數微服幸武三思第監察御史清河崔皎密疏

諫曰

清河漢縣後漢和帝改曰甘陵晉復舊名唐帶貝州

國命初復則天皇帝

在西宮

上陽宮在洛陽宮城之西故曰西宮

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

列居朝廷陛下柰何輕有外遊不察豫且之禍

白龍魚服

見困豫且子余翻

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丙寅以太子賓客

武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

左散騎常侍譙

王重福上之庶子也

惡鳥悉亶翻騎竒寄

之甥韋后惡之路

翻譖於上曰重潤之死重福爲之

也

重潤死見上卷長安元年由是貶濮州貟外刺史又改均州刺

史

舊志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至東都七百二十五里均州京師東南九百三十里至東都九百

七十
七里

常令州司防守之

丁卯以右散騎常侍安定

王武攸暨爲司徒定王

辛未相王固讓太尉及知

政事許之又立爲皇太弟相王固辭而止

相息
亮翻

甲

戊以國子祭酒始平祝欽明同中書門下三品黃門

侍郎知侍中事韋安石爲刑部尚書罷知政事

丁

丑武三思武攸暨固辭新官爵及政事許之並加開

府儀同三司

立皇子義興王重俊爲衛王北海王

重茂爲溫王仍以重俊爲洛州牧

重直
龍翻

三月甲申

制文明已來破家子孫皆復舊資廕唯徐敬業裴炎

不在免限

韋武之
意也

丁亥制酷吏周興來俊臣等已

死者追奪官爵存者皆流嶺南惡地

按舊書此時酷吏之存者唐奉

一李秦授

已丑以袁恕已爲中書令

以安車徵

曹仁哲

安平王武攸緒於嵩山

武攸緒隱嵩山見二百五卷萬歲通天元年

既至

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

制皇氏蟒氏皆復舊

姓

皇氏見二百卷高宗
永徽六年皇工堯翻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

葉靜能

葉舊音攝後音木葉之葉

皆以妖妄爲上所

信重

喬於喬翻

夏四月墨敕以普思爲祕書監靜能爲國

子祭酒

墨敕出於禁中

桓彥範崔玄暉固執不可上

曰已用之無容遽改彥範曰陛下初即位下制云政

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爲祕

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庚戌

左拾遺李邕上疏以爲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引論語孔子之言上

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

引論語孔子之言上
時掌翻疏所去翻

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

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

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上即位之日驛召魏元忠於

高要

魏元忠貶見上
卷長安三年

丁卯至都拜衛尉卿同平章事

甲戌以魏元忠爲兵部尚書韋安石爲吏部尚書

李懷遠爲右散騎常侍唐休璟爲輔國大將軍

崔玄暉檢校益府長史楊再思檢校楊府長史祝欽

明爲刑部尚書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元忠等皆以東
宮舊僚褒之也

史言中宗命相非以德授

乙亥以張柬之爲中

書令

戊寅追贈故邵王重潤爲懿德太子

五月

壬午遷周廟七主於西京崇尊廟

周立七廟見二百年崇尊廟

四卷武后天授元

年崇尊廟見天授二年制武氏三代諱奏事者皆不得犯

乙

酉立太廟社稷於東都以張柬之等及武攸暨武

三思鄭普思等十六人皆爲立功之人賜以鐵券自
非反逆各恕十死癸巳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爲

五運迭興

五運謂五德之運

帥讀曰率

之事不兩大天授革命之際

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

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

爲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敬

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伺

其動靜

湜常職翻
同相吏翻

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

暉等謀告三思反爲三思用三思引爲中書舍人湜

仁師之孫也

崔仁師見一百九十一卷太宗貞觀元年

先是殿中侍御史

南皮鄭愔

詔事二

張南皮縣漢屬勃海郡唐武德初

屬景州貞觀初屬滄州先悉薦

翻愔於今翻

二張敗貶宣州司士參軍坐贓亡入東都

舊志

宣州至東都二千五百一十里

私謁武三思初見三思哭甚哀既而

大笑三思素貴重甚恠之愔曰始見大王而哭哀大

王將戮死而滅族也後乃大笑喜大王之得憎也大

王雖得天子之意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

五人謂張東之敬暉

桓彥範崔玄暉袁恕已也

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大王自視勢

位與太后孰重彼五人日夜切齒欲噬大王之肉非

盡大王之族不足以快其志大王不去此五人危如

朝露

去羌呂翻朝露易晞

而晏然尚自以爲泰山之安此憎所

以爲大王寒心也

爲于僞翻下因爲同

三思大悅與之登樓問

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

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

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